

[苏] A. 阿达莫夫

QUANTAO

套卷





卷

套

〔苏〕A.阿达莫夫

黑龙江大学俄语系研究室译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以破案为线索揭示社会问题的小说。作者通过对一起刑事案件侦破过程的描述，勾画了苏联现实生活中的种种人物，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苏联社会的黑暗面。

Аркадий Адамов

ПЕТЛЯ

《Юность》№ 4, 6, 7, 8. 1975

根据苏联《青春》杂志 1975 年 4、6、7、8 月号译出

圈 套

〔苏〕А.阿达莫夫

黑龙江大学俄语系研究室译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南京街 6 段 1 里 2 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朝 阳 六 六 七 厂 印 刷

开本：787×1092 $\frac{1}{32}$ 印张：8 $\frac{1}{2}$

字数：176,000 印数：1—200,000

1979 年 11 月第 1 版 197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统一书号：10090·267 定价：0.58 元

目 次

第一章	迷雾	1
第二章	迷雾重重	23
第三章	险遇	44
第四章	两种假设	82
第五章	不同寻常的葬礼	110
第六章	心灵深处的火花	140
第七章	疗养生活	172
第八章	追踪	212
第九章	可怕的夜晚	228

第一章 迷 雾

电话铃响了，是库兹米奇叫我到他那儿去。他的话音不同往常，我猜想：不是因为该我起草的那份紧急文件还没有搞完交给他，他要狠狠地训我一顿，就是发生了什么不太愉快的事情，想拿我出出气。不管是哪件事，反正都不会有我的好。不过，有一种好奇心在驱使着我：说不定真的发生了什么奇案，而库兹米奇恰恰要交给我去办呢。他的话音可是有点儿不同往常……

在库兹米奇的办公室里，我看见了一个人。他眉头紧锁，胡子拉碴，穿着一件脏大衣，下面是一双旧漆布靴子。稀疏的浅色头发乱蓬蓬的，两只手老是揪扯着一顶破皮帽子。脸冻得通红，一双小眼睛惊恐不安。

库兹米奇一看见我，便向坐在他对面的人说：

“他这就跟您一起去。路上把全部情况再向他介绍一下。”然后，又对我说：“去要辆车。”

我同那个人默默地来到了走廊上，趁此工夫，我又仔仔细细地把他打量了一番。大衣上尽是红砖末，靴子上冻满了灰浆泥点，不用问，肯定是个建筑工人。工地上经常发生各种离奇的事儿，不然他怎么会跑到我们这儿来呢？普通的打

架斗殴或者工地上出了事故一般是不会来找我们市局的。

我掏出钥匙打开房门，和他一起走了进去，至此我们才互相作了自我介绍。来者名叫格里戈里·特罗菲莫维奇·西兹赫，是工地上的一个队长。

“你们那儿出什么事儿啦？”我问。“您先说说，三言两语也行。”

“三言两语也就够了，”西兹赫两手一摊，叹口气说。“发现了一个女的。当然啦，是具尸体。”

“什么时候？”

“也就是一个小时以前，我正撵小伙子们上工……”

“是一个小时以前吗？”

“要不就两个小时，您当我那时候看表了吗？”西兹赫生气了。“从公司一回来，我就撵他们上工。”

“好吧，现场你们没动过吧？”

“没动。怎么，我连这点儿常识都不懂吗？小伙子们更不用说了，我来报案，他们在那儿保护现场。”

“那咱们走吧，剩下的路上再讲，”我断然说道。

天气糟糕透了。遍地泥泞，寒风刺骨，阴冷潮湿。

我要来了一辆汽车。路不算远，怪不得西兹赫跑来找我们市局而没到区分局去。不一会儿我就看见一堵长长的围墙，墙有些地方已经倾斜了，里面一架起重机的长臂低垂着。大门旁边有一节破旧的绿车厢，上面钉着一块胶合板，歪歪扭扭写着负责这项工程的建筑公司的名称。

我们的汽车驰近了。大门只开了一半，门扇深陷在泥浆里。大门里边，一侧垛着灰色的钢筋混凝土横梁、预制板和水

泥桩，另一侧是一堆砖，有整的也有碎的。正对着大门，稍靠里些，矗立着一座座山一样的土堆。土堆后面估计是一个很深的地槽。起重机从地槽里伸出透孔的长臂。在砖堆旁，挨着围墙，长着几棵小树。

我们下了汽车，绕过一处处水洼，一步一滑，吃力地向高坡爬去。有两个穿着防水布衣裤的工人正在那里等着我们。

转眼我已来到了他们的身旁。低头往下一看，哟，这个地槽可真够深的！我半天才看清，在地槽底下的碎砖中间，在斜插进地里的沉重的水泥板旁边，有一具女尸。

我们开始小心翼翼地往地槽里下。脚下的斜坡又陡又滑，说掉下去就掉下去。地槽里架着一副长梯，可是离我们站着的地方还差一大截。两条腿怎么也站立不稳，每挪动一步都很困难。

这时候，我听到一辆汽车在大门口停下了。跟我常打交道的检察员伊萨耶夫来了，同来的还有区分局的三个小伙子。估计是库兹米奇通知他们来的。

我们大家站在女尸近旁，围成半个圆圈，一时谁也没有说话。那个女人仰卧着，一只手不自然地压在背下，另一只手好象紧紧地抓住了灰色的水泥板，浅色的长发散落在砖块上，紧贴着僵硬得象大理石般的脸孔。大衣敞开着，双腿痉挛地蜷起，呈跳跃状。脚上穿着一双时兴的长筒坤靴。

我忘记了交代，和我一起来的还有一位法医和一位摄影师。摄影师很快拍完了在这种场合下需要拍摄的照片。医生走近一看，只是叹了口气，挥了下手：可惜已经用不着他来

抢救了。

在深入案情之前，说句行话，我们得集中精力研究一下“肇事地点”。此刻，我们大家都象似在琢磨什么问题，其实，只不过是想在开始工作之前能冷静下来。

这个女人很年轻，最多不过二十一、二岁，面容开朗秀丽，翘鼻子，嘴唇宽阔丰润，生着一双灰色的大眼睛。我不由自主地在想象她生前的模样，现在的这张脸凝聚着恐怖和痛苦，已经变得面貌全非了。我紧紧盯着她额前的一绺浅色头发，这绺头发蓬松而柔软，似乎还有生气。

面对着这种死亡，不可能无动于衷。库兹米奇曾跟我们讲过他经历的一件往事。战争爆发的当天，他就到了前线，一直到最后一天。他见过不少死人，自己也住过院，并亲手打死过敌人。然而，他看到的第一具尸体是在莫斯科的一间普通的住房里，死者不是躺在亲人环绕的卧榻上，而是倒在一张桌子和扔到一旁的一把椅子中间的地板上，浸在血泊之中。此情此景使这位前线战士受到了强烈的震动，以致他竟无力自制了。他悄悄地溜出了房间，站在楼梯口，一支接一支地吸着烟，过了好一阵子才慢慢镇静下来。对这种事情无动于衷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容许的，正象不应容忍非正义、虚伪和残暴一样。宽恕这种行为也同样是不可想象的。

正义——这是我们职业上的道德准则。就是罪犯，我们也要竭力唤起他的正义感，使他心服口服，承认他是罪有应得。

但是，这会儿我考虑的则完全是另一码事。我在搜寻、筛选现场的一切细节和线索，以求回答每次侦查中所碰到的

头一个主要问题：是他杀、自杀，还是发生了不幸事故？发生不幸事故的可能性最小，这个女人有什么必要晚上只身一人在工地上游荡呢？

那么，究竟是他杀还是自杀？只要能弄清楚这个女人的身份，许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了。不过这一时还办不到，因为她身上没有任何证件。奇怪的是，连手提包也没有。这个女人穿戴考究，可以说，很风流，随身应该带有手提包。既然没有，那就是说有人拿走了。是一个偶然发现尸体的过路人拿走的吗？未必可能。过路人一般是不敢拿走手提包的，他多半要立即报案。不对，这里不会有过路人。那么，这个女人是先被劫，后遇害的吗？是强抢犯拿走了她的手提包？可是，她腕上的手表和手上的戒指都还在，顺便说说，这只戒指并不是订婚戒指。是强奸吗？可她身上的衣服齐整，没有一丝搏斗过的痕迹。话又说回来，除抢劫和强奸外，他杀也可能出于其他动机，譬如说争风吃醋。何况这个女人既年轻，又漂亮。情况虽说如此，自杀的可能性也还是存在的。当务之急是弄清这个女人的身份，寻找她的亲属、朋友和同事，了解她的境遇和为人。

趁着大家对这件事的印象还很新鲜，应该马上跟队长和工人们谈谈。

伊萨耶夫点头示意要我找西兹赫聊聊，他自己想再侦查一下现场。我叫住了队长，和他一起钻进了那节空车厢，在一张长条木桌旁坐了下来。我把扔得满桌子的骨牌、砸瘪的空罐头盒、空酸牛奶瓶推到了一边（我注意到，其中没有一个是酒瓶），便同他谈了起来。

“你们在这儿修什么？”我问他。

“嘿！”西兹赫把一只戴着帆布手套的手轻蔑地一挥。

“盖车库，看见没，是集资合盖的。这哪象干活的样子？起重机一等就等了两个星期。把起重机等来了，没曾想第二天又坏了。现在等人来修理又等了三天了。一会儿没砖了，一会儿没沙浆了。可这些人就是不着急不上火……”

“这些人是谁？”

“还不是他们！管委会。”

“干嘛还要他们着急上火呢？”我既感到惊奇又觉得好笑。“他们不是已经都交了钱吗？”

“哼！交了钱！亲爱的，这儿需要的是物，不是钱。总得有人去跑哇。”

“谁去跑？”

“他们不跑谁去跑。怎么，还得我去给他们跑材料？他们就知道成天地到我这儿来磨，要不就写信告我。哼！这帮耍笔杆子的！老子急了一甩袖子就不给他们干了。”

西兹赫真动火了，气得直往桌子上摔手套。

但是，我的心思这会儿却在另外的一个问题上。如果车库是集资合盖的，那这些股东谁不盼车库早日完竣，他们免不了要常到工地上来走走看看，也顾不上是白天还是晚上，于是……无论如何，现在就排除第三种假设，即发生了不幸事故，看来还为时过早。那么，这个女人本身会不会就是一个股东或是某个股东的家属呢？另外，也不过就是盖一个车库，为什么要挖这么深的地槽呢？

“嗨！”西兹赫的火气大概是消了些，他只是象通常那

样苦恼地挥了挥手。“这车库可不一般，是地下的。其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想盖成个什么样的。当初，设计是一层的。后来，他们东奔西走，这不又搞成两层的了。在地下盖两层！这得要多深的地槽，懂吗？就是大象掉进去也得摔折脖子，人那就更甭提啦！”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我想了一想，又提出一个新问题：“您手头上都有谁的电话号码？您知道管委会头头的名字吗？”

“当然知道，”西兹赫一本正经地说。“他们的主任我认识，叫彼得·利沃维奇·兹纳缅斯基。是位教授，也可以说是位学者。但是这个人没架子，啥时候给他打电话都行。”

他把兹纳缅斯基教授的电话号码告诉了我。

我从车厢出来，就近找到了个电话亭，给兹纳缅斯基教授挂了个电话。说实在的，我没太指望这个时候他会在家。

可是挺巧，耳机里响起了柔和动听的男低音。

我作了自我介绍，并请教授允许我在他方便的时候去拜访他；同时暗示，我希望能马上见到他。紧接着我预先作了说明：发生的案件同他没有直接关系，不过他能帮我们很大的忙。案情本身相当严重。

这么一说，教授既放下了心，又急于想知道详情。于是，他邀我立即前往，并告诉了我地址。

我挂上听筒，走出电话亭，这时我才发现：这个亭子就在教授住宅的旁边，紧挨着他家的大门。

教授身材不高，虽然很胖，却还结实，而且相当灵活。

略呈波状的白发整整齐齐地向后梳着，鼻子尖尖的，上面架着一副宽边眼镜，脸颊红润，调养有方，嘴上叼着一只熄灭了的大烟斗。教授下穿一条褶褶巴巴的褐色绒布裤子，上身是一件同样质料，但款式雅致的外衣。衬衣领子敞开，袒露出丰满绯红的脖颈。透过镜片，他的眼睛显得格外大，这说明此刻他正心痒难熬，欲知分晓。

教授把我领进了一间不太大的书房。室内靠两面墙立满了书橱，几乎顶到了天花板，沙发上方吊着一排书架，窗旁摆着一张大写字台，上面放着一盏罩着蓝玻璃灯伞的古老青铜台灯。书橱里面、书架上面、沙发上、安乐椅上以及写字台上，到处都堆满了书、纸夹和文稿。

室内没地方可坐，于是教授动手给我腾出了一把安乐椅。他自己绕过写字台，在后面坐下，并抽着他的烟斗。

“谈谈吧，工地上出了什么事儿啦？”他吸了口烟问道。

“彼得·利沃维奇，请问，您认识你们集资建房组织的所有股东吗？”我问。

“啊哈，你可知道，这个该死的车库我们盖了多久了吗？”他这个人见面熟，一下子就用“你”来称呼我了。

“如果从成立大会算起，已经是第五个年头了。你能相信吗？在我这儿你不仅可以了解全体股东，而且还可以了解他们所有的亲友。谁死啦，谁出生啦，谁离婚啦，谁结婚啦，谁的老婆跑啦，谁自己溜啦，我全晓得。谁的情妇是谁，连这个我也一清二楚。哈，哈，哈！但是说正经的……”

他忽地站了起来，绕过桌子，跑到沙发前，清出一块地

方，在我的对面坐了下来，眼神急切而好奇。

“……到底出什么事了？你可以全都告诉我。我了解你们的工作性质，我会守口如瓶的，你尽管放心。”

我把这起案子简要地说了一遍，并请他跟我到停尸房去一趟。

“你是说，一个年轻女人？”兹纳缅斯基迟疑地反问了一句，这好象有点儿不太合乎他的性格。“说心里话，我比较喜欢看活着的女人。可这又有什么办法呢？不过我在家里已经安排了答疑课，一个女研究生马上就要来……”

“彼得·利沃维奇，咱们快去快回，您一定能帮个大忙。”

“好吧，需要去就去一趟吧。你先坐一下。”

他一下跳起来跑了出去。我左等右等，他总算出来了，身上穿着一套考究的褐色西服，系着一条色彩鲜艳的领带，打了一个很轻浮的大领结。

一路上，兹纳缅斯基谈笑风生，直到进入停尸房时才静了下来。他那张光洁粉嫩的脸上显出一种专注的神情，镜片后面那双机灵的眼睛也变得黯淡无光了。我发现，教授越来越心神不安。

工作人员把我们领进了停放女尸的房间，尸体上盖着一条被单。

女尸的头向后仰着，脸色黄中泛青。兹纳缅斯基惊恐地注视着这张脸，连忙摇摇头说：“不，不，这个女人我根本不认识。她跟车库毫无关系……请您相信我，我这是头一次看见这个女人……咱们走吧……”

由于激动，他改用“您”来称呼我了。

我们匆匆离开了停尸房，于是我开车送教授回家……

经过调查，关于这个女人身份的第一个假设已被否定。因此，与此相关联的死亡原因的假设也不成立了。不，这绝不是一件不幸事故，这个女人绝不会为了开开眼界而晚上跑到工地上来的。

回到局里，我立即到值班员那里了解，这一天里是否收到过有关青年妇女失踪的报告。可是，什么报告也没有收到。这一情况使案子大大复杂化了。这个女人，她会不会是从外地来的呢？假若如此，那莫斯科就没人会来找她。应当让处里的同志们给全市的旅馆挂电话。旅馆里各楼层的值班员应该知道昨天晚上哪位旅客没有归宿。

一小时后，我向库兹米奇详细地汇报了工地上发生的案件。

彼佳·舒赫明也在座。

汇报完了，我不但从库兹米奇，而且也从彼佳的脸上看出，这个案子准保是安在我的头上了。办这个案子我认为没啥意思，倒是个相当苦的差事。

“是啊，”库兹米奇叹息着。“可惜了这个姑娘啦。你当然是对的，目前最主要的是弄清她的身份。旅馆这方面，你的判断也是正确的。此外还要通报全市、全州。说不定什么地方会收到失踪的报告。等着吧，总会有人来找她的。”

“如果确实是从外地来的，”彼佳说，“谁知道亲属什么时候会来找她？要是老收不到她的信，那当然就该来找了。可到那时候我们的腿也跑断了。”

“还怎么的呢，她又不是到了真空中头，”库兹米奇不大高兴。“她不是住在旅馆，就是住在熟人家里。晚上她不回去住，人家能不着急吗？肯定会着急的！”

他思考着，紧皱着毛茸茸的双眉。他的眉毛越长越怪，这点不久前我才领略到。一道眉毛向上扬起，而另一道向下耷拉着，几乎看不见眼睛。库兹米奇总象似眯着眼，给人的感觉不是多疑，便是狡猾。每天早晨他哪怕把自己的眉毛梳一下也好！

这时，库兹米奇蹙着额头问我：

“她摔下去的地方，你仔细察看过了吗？”

我早就等着他问这个问题了。这样的地方我能不仔细察看吗？况且昨天晚上刚下过一场新雪，雪地上的脚印一目了然。建筑工人由那个啥都不怕的队长带头，谢天谢地，从早晨上班起就没干多少活儿，所以地槽周围的脚印还不算多。一句话，我在高土坡上很容易就找到了这个女人掉下去的地点。就在此处，我发现了她的长筒靴印。也许是偶然的巧合，这个地点恰好就是地槽旁边土堆上的最高点。不过，当时就是这个女人只身一人站在这里吗？

地槽边上，在水泥板垛的后面，围墙附近，奇迹般地留下了几棵小白桦。在这里，我们很快又发现了那熟悉的坤靴印，在这些靴印旁边，一双宽大的男式皮鞋印清晰可见。毫无疑问，是一男一女一起来到这儿，在小白桦树旁站了一会儿，又一起离开了。只是弄不清楚，后来他们朝什么方向走去了，是向地槽那边，还是向大门那边，因为离小白桦几步远的地方，脚印都被踩平了。可以肯定的是，女人到工地上

来的时候不是一个人。当然，单凭这点还远不能断定那个男的就是把自己同伴推下地槽的杀人凶手，但这个发现毕竟有助于思考问题和提出新的假设，同时也提供了一个相当具体的侦查目标。

“嗯，是啊……”当我结束详细的汇报时，库兹米奇沉吟道。“很有意思……”

“没把脚印取下来吗？”彼佳关心地问。

“怎么取？”我甩了一下手。“雪那么薄。从各个角度拍了照，也只能如此了。”

“就这样吧，”库兹米奇叹息一声，最后说道。“看来，洛谢夫，你得把这件案子搞到底了。太复杂的情况估计不会有。这不可能是路遇的强抢犯或者强奸犯干的。这是一个熟人所为，多半和恋爱有关。你看呢？”

早晨，我收到了验尸单。

不出所料，这个可怜的姑娘不是毒死的，肠胃里也没有一滴酒精。死亡的时间是晚上十点或十一点，而她连晚饭都还没来得及吃。姑娘的内脏没查出什么大病，这就是说，她基本上是健康的。身上没有枪伤和刀伤，也没有被殴打的伤痕。致死的原因是掉进地槽而造成的颅骨和胸腔的严重损伤。强奸或企图强奸的迹象一点也没有。

总之，是掉进地槽摔死的。但是检验的结果还不能确定是他杀还是自杀。

“咱们来推断一下，”我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背靠安乐椅上，自言自语。“不妨试一试，把那个不祥之夜发生

的事情复现一遍。”

两个人在当时已阒无行人，半明半暗的小巷中走着。周围又湿又冷，漆黑的天空中飘着小雪。一般来说，天还不算太晚，剧院刚刚散场，末场电影才开映不久。那两个人是信步走进这条小巷的，毫无目的。他们不是回家，更不是到此来作客，因为区分局的同志们一昼夜以来已经摸清了这一带的情况。这条僻静的小巷里既没有俱乐部、电影院和咖啡馆，也没有供他们两人消磨时光的其他合适地点。可见，他们是偶然走到这里来的，很可能是边散步，边谈论着什么重要的事情。他们散步的时间显然很长，要不然，姑娘下班后总还是赶得上吃点儿东西的。无论如何，最初他们俩并没吵嘴，即使在工地上发生了争吵，那也不是一到工地就马上吵起来的。我清楚地记得他们俩在小白桦树旁的雪地上留下的脚印。开始时，脚步平稳、均匀，然后停下了。姑娘大抵是背靠在小白桦树上，而这个男人则站在她面前，不远不近，相隔着正常的谈话距离。他起先站得很稳，两只鞋印，特别是鞋后跟深深地印在雪地上，很分明。但是，后来他好象焦躁起来，出现了新的、急促而紊乱的脚印。而姑娘一直站在原地未动。怎么突然间……他会勃然大怒，来了醋劲儿？而手提包呢？手提包为什么不见了？

不行，这次复现有点不贴切，不太理想。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和我想象的并不一致。材料太少，抓复现这项工作还不到时候。

库兹米奇要求我提出办案的下一步行动计划。当前，尤其是对死因做出医学鉴定以后，主要的，暂时也是唯一的任